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易卜生集

(二)

易卜生著

潘家洵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易卜生集

(二)

易卜生著
潘家洵譯
胡適校

漢譯世界名著

易卜生集第二冊

羣鬼

劇中人物

阿爾文夫人

阿爾文(姓)歐士華(名) (阿爾文夫人

之子)

孟代牧師

安司強木匠 (瑞琴之父)

安司強(姓)瑞琴(名) (阿爾文夫人家

之女僕)

戲中情景皆在阿爾文夫人家中，其家

在挪威西部海濱一個峽港上。

第一幕

(布景) 一間對著花園的大屋子，左邊有

一扇門，右邊有兩扇門。中間一張圓

桌，桌邊幾把椅子。桌上有書，雜誌，日

報。前面左邊有一扇窗，靠窗放著一

只小沙發同一只針線桌子。

背後通一所養花的暖房。右邊的門

通花園。

從暖房外牆的大玻璃窗望過去，可望

見海邊峽港(Fjord)的愁慘風景；那時

雨下久了，雨中風景模糊，更覺愁慘。

開幕時，安司強木匠正立在花園門邊。

他的左腿有點跛了，穿著長統靴，靴跟

底下墊著一截木頭。他的女兒瑞琴

手裏拿著澆花筒，攔著安木匠不許他

進來。

瑞琴（低聲說）你要什麼？站住了，不要

動。你瞧你身上的雨水直滴下來呢。

安司強木匠 我的孩子，這是上帝的好雨。

瑞 這簡直是魔鬼的雨！

安 瑞琴，這是什麼話。（蹣跚走上幾步）

我要對你說的是——

瑞 你瞧！——不要這樣吱吱咯咯的響。小

主人正在樓上睡覺呢。

安 什麼？正午了還睡覺嗎？

瑞 干你什麼事？

安 昨天晚上我出去喝了一點酒——

瑞 那是不用說的。

安 是呀，我的孩子，我們都是苦人兒，——

瑞 是呀。

安 外面的迷魂陣很多，我們那裏抵當得住

——但是我雖是喝醉了，今天五點半鐘就來

做工了。

瑞 好，好，你少到這裏來罷。我不願意站

在這裏好像同你有什麼 *Rendez-vous* 似

的。(此女用法文字以顯其在上流人家來往·原文義爲約會·)

|安 你說好像同我有一個什麼？

|瑞 我不願意有人瞧見你在這裏·如今我對你說了，你走罷·

|安(走近幾步·) 我一步也不走·我們話不說完，我是不走的·今天下午我可以把學堂那邊的生活都做完了，今天晚上我要趁船回家去了·

|瑞(口中咕嚕·) 好好，望你一路平安！

|安 多謝你的好意·明天是孤兒院落成的大禮，一定很熱鬧的，一定還有許多燒酒喝·

我不要再叫人說我安司強見了迷魂湯就不走了·

|瑞 哦呵！

|安 是的，明天還有許多貴客來呢·孟代牧師要從城裏趕來·

|瑞 他今天就要來了·

|安 是呀！因為他要來，所以我不願意叫他說我什麼壞話·你懂得嗎？

|瑞 哼，你又來弄鬼了·

|安 你說什麼？

|瑞(仔細打量他·) 這一回你又要想騙孟代牧師的什麼東西了？

|安 什麼話？你發瘋了嗎？你想我——

我要哄騙孟代牧師嗎？不會的。他待

我太好了，我肯算計他嗎？但是我要對

你說的是我今晚回家的事。

|瑞 你去得越早，我越快活。

|安 是的，但是我要你同我一塊兒回去。

|瑞（張著嘴。）什麼？——你要帶我回去？

|安 我說的是我要帶你回去。

|瑞（作瞧不起他的樣子。）你決不能帶我

回去。

|安 我們且看罷。

|瑞 是的，我們且看罷。我從小都靠這裏的

|阿爾文夫人撫養成人，他待我如同他自己的
孩子一樣，你想我肯同你這樣的人回去
嗎？不會的！

|安 什麼話？你竟敢同你的老子作對嗎？

|瑞 你自己對我說過幾次，我不是你的女兒。

|安 呸！你聽那些話做什麼？

|瑞 你不是罵過我好幾次『野種』嗎？不

要臉！

|安 我賭咒我不曾用過這兩個字。

|瑞 誰管你用的什麼字？

|安 況且我那時候一定是多喝了幾杯。——

哼，世間的迷魂陣很多，我的孩子。

瑞 噫！

安 況且那時你的媽一定是發脾氣的時候。

我恨他擺那臭架子，我不得不頂他幾句。

你的媽天天說（學他妻子）『雅各（安木

匠小名）你不要管我。你那裏配管我！

我在阿爾文家住過三年。你不知道他家

是見過皇上的人嗎？』噯，你的媽總忘

不了阿爾文統帶見過一次皇上。

瑞 可憐的媽，你不久就把他氣死了。

安（把肩膀一聳。） 自然，自然，總是我來擔

這個罪名。

瑞（轉身，口中咕嚕。） 噫——這一條腿！

安 你說什麼？

瑞 *Pied de mouton.*（法文·譯言羊腿。）

安 這是英國話嗎？

瑞 是的。

安 你在這裏受了很好的教育，那是一定的。

這種教育現在你正用得著。

瑞（略停一會。） 我且問你，你要我回到城

裏去幹什麼？

安 我只生了你一個女兒，你還要問我爲什

麼要你回去嗎？我不是一個孤老嗎？

瑞 哼，你不要裝腔作勢。老實說你要我去

幹什麼？

|安 老實告訴你罷，我現在想找一種新的生活做做。

瑞(口中呼哨) 你換了許多新的生活了，但是總沒有一次不是失敗的。

|安 你瞧這一次罷。打死我，要是——

瑞(頓腳) 不要賭咒！

|安 正是，正是，我要對你說的是，我把在這裏建造孤兒院的工錢積下了幾文。

|瑞 當真嗎？很好，很好。

|安 在這鄉下地方，有錢也使不了的。

|瑞 你積下了幾文錢又怎樣呢？

|安 我想把這筆錢去做一樁可以有利息的

生意。我想開一座水手海客的飯館，——

|瑞 什麼！

|安 自然是一種上等的飯館，決不是平常水手來往的豬欄。決不是的。我這座館子是要給船主們大副們往來的；你知道這都是上等客人。

|瑞 要我幹什麼呢？

|安 你的用處多呢。但是我只要你做個幌子。決不要你做粗事。你可以隨你的意，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瑞 哦，原來如此？

|安 你要知道這館子裏必須有些女人。因

爲到了夜晚這裏面總得要能惹人注意，可

以招徠主顧，——總得要有歌唱，有跳舞。

你要知道來的人都是海客，都是飄洋過海謀生的人！（走近瑞琴身邊：你不要

這樣愚蠢，不要打笨主意。你在這裏有什

麼好處？你的主母給你那種教育有什

麼用處？我聽說他們叫你去照應孤兒

院裏的小孩子。你是該幹那種事的嗎？

你當真肯糟蹋自己的身體去照應那班小

叫化子嗎？

瑞 要是以後的事能如我的意，我就——

或者能如我的意；誰知道呢？或者可以

做到？

安 什麼事可以做到？

瑞 你不要管他。你究竟積下了多少錢，

安 一齊算起來，大約有四五十鎊。

瑞 倒也不壞。

安 很够動手了。

瑞 你竟不分給我一點嗎？

安 不行。

瑞 你難道不給我一件衣料嗎？

安 你要肯同我回到城裏，隨你愛穿什麼衣

服都可以。

瑞 呸！我若是當真要衣服，我自己也能

弄到手。

安 但是有做老子的照應，不更好嗎？我

現在就可以在小海港街租一所好房子，不用多少錢押租，我們租了屋就可以開張，辦一個水手公寓。你懂得嗎？

瑞 但是我不高興和你同居！我與你毫

無關係！你出去罷！

安 我的孩子，你在我那邊也住不長久。只要你會玩把戲，你決住不長久。這一兩年來你長得這樣好看——

瑞 怎樣呢？

安 不久自然有船上的大副，——或是船主，

——看上了你。

瑞 我不想嫁給那種人。做水手的人都沒有 *Savoir-vivre*（又用法文譯言禮貌）

安 你說他們沒有什麼？

瑞 我知道水手是怎樣一等人。他們那班人是嫁不得的。

安 誰要你當真嫁給他們？不嫁給他們一樣可以賺他們的錢。（低聲說）那個英國人——你不記得嗎？——那個有一隻遊艇的英國人，他給了你媽七十鎊金子；你媽也不見得長得比你好看。

瑞（走近安木匠） 滾出去！

〔安（退幾步）〕 噯！ 噯！ 你難道要動手打我？

〔瑞 是的！ 你敢這樣說媽的醜話，我就打

你。滾出去！ （推他到花園門邊）輕

點兒關門。小主人正——

〔安 正睡呢，我知道了。奇怪的很，你為什麼

這樣關切小阿爾文先生。（低聲說）哦

呵！難道是他——？

〔瑞 滾出去，快快！ 老頭子，你又胡思亂想

了。不要打那邊走；孟代牧師正從那邊進

來呢。快快從廚房門出去。

〔安（退向右邊）〕 是的，是的。但是——你

同孟代先生談談罷。他會教訓你做女兒的應該怎樣待他老子。無論如何，我總是你的老子。我可以用官家註冊來證明。（他從通廚房的門走了。）

〔瑞琴關上那扇門，對着大鏡子照了一照，用手巾扇自己，整一整領巾；然後用澆花筒澆花，裝作很忙的樣子。〕孟代牧師從花園門走進暖房。他穿了一件外套，拿著一把傘，肩上有皮帶掛著一隻小皮包。

孟代牧師 安司強姑娘，你好呀。

瑞琴（回轉身，裝作驚喜之狀） 哦，孟代先

生，你好呀。船到得這樣早？

|孟 剛到。(從暖房走進室內。) 天天下

雨，討厭得很。

|瑞(跟他進來。) |孟代先生，這場雨是莊家

人家的好雨。

|孟 是的，你說得不錯。我們城裏人往往想
不到這個上頭。(脫去外套。)

|瑞 讓我幫忙。好了。濕得這樣！我去

把他掛在走廊下。那把傘，也給我；我拿去
張開了，容易吹乾。

(瑞琴拿著外套同傘，從右邊門出去。) |孟
代牧師把皮包同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

|瑞琴回來。)

|孟 從外面走進門來覺得很舒服。——這

裏事事都好嗎？

|瑞 都很好，多謝你。

|孟 我想今天這裏要預備明天的事，大概總
很忙罷？

|瑞 是的，也就够忙了。

|孟 阿爾文夫人在家？

|瑞 在家。他剛纔上樓拿曲古律茶給小主

人喝去了。

|孟 我正要問你，——我到碼頭的時候就聽
說歐士華已經回家了。

|瑞 是的，他是前天到的。我們本預備他今

天才能到家。

|孟 他還平安強健嗎？

|瑞 還算好，不過走了遠路回來，身子很乏了。

他從巴黎一直回來，路上竟不曾擔擱。大概他此時正睡呢，我們說話還該輕些，你不怪我嗎？

|孟 不錯，我們低聲談。

|瑞 請坐，（說時，搬了一把椅子到桌邊。）不要拘束。（孟坐下，瑞搬一只小凳子墊他腳下。）這樣舒服嗎？

|孟 謝謝你，這樣很舒服了。（望著他。）安司強姑娘，我看自從我那回見你之後，你很

長大了。

|瑞 你也這樣說嗎？ 阿爾文夫人也說我

發育了一點。

|孟 發育了？ 是的，有一點——到也還相稱。（兩人話頭略停片刻。）

|瑞 你要我告訴阿爾文夫人說你來了嗎？

|孟 我的孩子，不忙，不忙。——我的親愛的

瑞琴，你老子在這裏還好嗎？

|瑞 多謝你，他在這裏很過得去。

|孟 上回他進城時，他來看我。

|瑞 是嗎？ 他最愛同你老人家談天。

|孟 你同他天天見面嗎？

瑞 我嗎？是的，我每天看見他，——我得閒的日子總看見他。

孟 你老子的品行不很靠得住。他很要人指點他，照管他。

瑞 這話我很相信。

孟 他很要一個可以倚靠，可以信服的人。這話是他上回自己對我說的。

瑞 是的，他也曾對我說過。但是阿爾文夫人如何能放我走？何況現在添了孤兒院的事。況且我自己也不願離開阿爾文夫人，他待我這樣好。

孟 但是，我的孩子，你有做女兒的職務。——

自然我們應該先問過你的女主人，請他允許。

瑞 我總覺得像我這麼大的女孩子不便去替一個沒有老婆的人當家。

孟 什麼！什麼話！安司強姑娘，我們說的是你自己的老子！

瑞 不錯，但是——要是在一個好人家，同一個真正上等人，——

孟 但是，親愛的瑞琴——

瑞 ——要是一個我能親愛的人，要是我真能覺得是他女兒，——

孟 哦，哦，我的好孩子——

瑞 我本願意住在城裏。這裏冷靜得可怕。

孟代先生，你是自己嘗過冷靜滋味的人。

——我是很願意去的。孟代先生，你可知道什麼地方有我相當的位置嗎？

孟 我嗎？不知道。

瑞 但是，親愛的孟代先生，無論如何，你不要

忘了我，如果——

孟（站起來） 不，我不會忘記你，安司強

姑娘。

瑞 因為，如果我——

孟 費心請你告訴阿爾文夫人一聲我在這裏。

瑞 孟代先生，我就去請他下來。

（瑞琴從左邊出去。孟在室中走來走去，有時立在窗前，背著手，望著花園。停一會，他回到桌邊，拿起一本書，看了面上的書名，吃了一驚；又細看別本書的書名。）

孟 哼！當真！

（阿爾文夫人從左邊門進來。後面跟著

瑞琴，進來後又從右邊門出去了。）

阿爾文夫人 孟代先生，見了你，我很高興。

孟 阿爾文夫人，你好。我答應了來，現在果然來了。

阿夫人 你是總不失信的。

孟 我這次來很不容易，有好幾個本區教友會，董事會——

阿夫人 你此刻來的正好，我們可以把正事辦完了再吃飯，你的行李呢？

孟（急忙） 我的行李放在本村店裏，今晚我要歇在那邊。

阿夫人（忍住笑） 今回我不能請你住在我家裏嗎？

孟 不，不多謝多謝，我還是照常睡在那邊，那邊上船便當。

阿夫人 自然隨你的意，不過我覺得現在我們都老了，應該不比從前了。——

孟 哈哈！你總要說笑話，這也難怪，今天你應該興致很好；一來呢，有明天的大事；二來呢，你把歐士華弄回來了。

阿夫人 可不是嗎？這不是好福氣嗎？他有兩年多不曾回家了，這次他說可以陪我過一個冬。

孟 當真嗎？這真是他的孝心，不然，羅馬和巴黎的繁華熱鬧他肯丟下嗎？

阿夫人 是的，但是他母親在這裏，上帝保佑這孩子，他的心窩裏居然還有他的母親。

孟 假使出門學美術就要消磨天性的愛情，那才是大不幸呢。

阿夫人 是的，但是我這孩子這一層倒可以

不消慮得·我很想看看你還認得他嗎·

他就要下來了，此刻正在樓上軟榻上躺一

會兒呢·——你請坐，我的好朋友·

孟 多謝·我不打攪你的正事嗎？

阿夫人 說那裏的話·（他坐在桌邊·）

孟 那還好·我給你看——（他走到放皮

包的椅子邊，打開皮包，取出一大疊的紙·

回來坐在阿夫人的對面，要想在桌子上找

一塊空地放這些紙張·第一樁，這是——

（忽然中斷·）阿爾文夫人，我且問你，桌

上這些書是作什麼的？

阿夫人 這些書嗎？我正讀他們呢·

孟 你當真讀這一類的書嗎？

阿夫人 正是·

孟 你讀了這種書覺得心裏舒服些或是快

活些嗎？

阿夫人 我覺得讀了這種書使我格外能自

己倚靠自己·

孟 真是怪事·但是何以能這樣呢？

阿夫人 因為這些書能替我解釋或是證實

我平日心裏所有的各種思想·最奇怪的

是這些書裏面其實並沒有什麼「新」的東

西·這些書所說的和大多數人的思想信